

《雍熙乐府》嵌数四字格语义探析

晁孟杰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雍熙乐府》是元明时期极具口语价值的曲词集代表,其间夹杂的嵌数四字格数量可观。经考察,嵌数四字格的数位分布与语义表述呈现出一定规律:从结构形式来看,有数词嵌入位置的不同,据此可分为奇数位嵌数四字格、偶数位嵌数四字格两种基本格式;从语义内涵来看,嵌数四字格中数词不仅表数目义,还表泛指义、虚指义、指代义。数词语义经由数目义裂变愈加虚化,如“三”既可言其多,亦可示其少;“四”具有广数意义。同时嵌数四字格的语义凝结和承载了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文化象征内涵。

关键词:嵌数四字格;数词;虚化;语义

中图分类号:H1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21)01-0058-06

吕叔湘先生指出,现代汉语里存在着大量四音节熟语即“四字格”^[1]。马国凡先生认为,四字格是一种形式鲜明、独具特色的语言词汇,是汉语语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外部形态明显而简单:由四个音节组成的“语言单位”。马国凡先生表示,强调外部形态作为确定四字格的主要依据,但这并不意味四字格可以是无意义的音节拼凑,四字格或是一个词,或是一个语,它是由四音节表意的不同程度的粘合体,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2]

“嵌数四字格”是指在奇数位或偶数位上均为数词的四字格。数词是中国语言极为古老的成分之一,人类于很久之前就有了数的概念。数字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符号,最开始只是为了计数,表数目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语言的演变,数词在语言中的功能和作用也逐步扩大,经历了数词的语法化过程,其意义慢慢虚化,也增强了数词的构词能力,丰富了数词的词义内涵。

本文选取《雍熙乐府》中的嵌数四字格作为研究对象。《雍熙乐府》成书于明嘉靖年间,是在《盛世新声》《词林艳摘》的基础之上扩充编纂而成,广泛收集了元明两代南北曲词,但以元曲为主。其语言口语化程度较高,基本能够反映当时语言的共时特征及汉语的历时特点,有重要的语料研究

价值。该书中嵌数四字格出现的频率较高,且雅俗共赏,富于艺术表现力。

一、《雍熙乐府》嵌数四字格的形式特征

本文从《雍熙乐府》中收集整理出嵌数四字格词语共 55 个,从结构上看,由动词、名词或形容词语素与数词语素结合,搭配形成四音节词语。根据嵌入数词位置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一是奇数位嵌数四字格,即四字格词语的第一和第三位置(奇数位)上是数词,形成 A1 + B1 + A2 + B2 式(A 代表数字, B 代表其他结构成分)。《雍熙乐府》中此类词语占所收集嵌数四字格总数的 85%。例如:一时半霎、二日三朝、三途六道、三媒六证、三教九流、四停八当、四海五陵、五风十雨、七青八黄、八方四海、九烈十贞、千回百转、万媚千娇、千差万错等。也有 A1 + B1 + A1 + B2 式,此样式的嵌数四字格只有三例,即“半真半假、一家一计、七擒七纵”。奇数位嵌数四字格是含数词的四字格中数量最多、能产性最强的一种格式。^[3]在这一格式中,一般是由两个意义相近或相对的成分组成,结构中的数词往往会夸大或缩小词语本身的含义,而形成一种抽象的概念意义。

收稿日期:2020-10-29

作者简介:晁孟杰(1995-),女,河南许昌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二是偶数位嵌数四字格,即四字格词语的第二和第四位置(偶数位)上是数词,形成B1+A1+B2+A2式。例如:丁一卯二、闻一知二、天三地两、唇三口四、朝三暮四、暮四朝三、调三斡四、差三错四。与奇数位嵌数格式相比,《雍熙乐府》中偶数位嵌数格式的四字格数量大大减少,只有八例,且其数词集中于“一、二”“三、四”。

结合以上两种嵌数格式,将嵌数四字格中数字搭配情况整理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嵌数四字格中数词的组合能力互不相同,有强有弱。具体而言,在系数词中,“三”和“四”的组合能力明显比其他数字强,且“三”的组合搭配能力尤为突出,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表1 嵌数四字格数字搭配分布表

数词	半	一	二(两)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百	千	万
数量	2	5	5	21	11	3	6	4	5	3	4	5	15	13

1.“三”在古代运用极为广泛,频繁地出现于各类文献之中,且古人往往会虚化活用其义,以之言多。清人汪中在《述学·内篇·释三九》中说:“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为数,二乘一则为三,故三者,数之成也。……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不能尽者,均约之以三,以见其多。”^[4]语言是思维表达的工具,也是思维表达的结果,某种特定的语言现象是某种思维成果的反映,反言之,思维也是形成某种特定语言现象的原因。古代人惯用数字“三”,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水平和心理思维能力不无相关。在数词刚刚产生的原始社会,人类对事物数量进行抽象概括的能力还不够强,而“三”相对“一”“二”较成熟,正如汪中所述,“一”是奇数,“二”是偶数,只有“二乘一则为三”,奇偶都包含在内,所以“三”为成数。人们就会用“三”来表示比“三”多的数量,这是古人在对数量进行抽象思维活动中获得的结果,并通过语言得以表现。

2.与“三”所处位置有关。“三”向前可以和“一”“二”搭配,例如:举一反三、二日三朝、天三地两,向后可以与“四”“五”“六”“七”“八”“九”“十”组合,例如:三从四德、三光五岳、六韬三略、三彭七妄、八水三川、三教九流、三暑十霜等等。

由表1还可以看到,位数词中“千”和“万”的组合能力相对更强,究其原因,是人们在用词选择时有一定倾向性。“百”“千”“万”这样的绝对大数,其组合分两种情况,一是与同样为绝对大数的数词结合,形成联合、并列,表其多,如“千军万马”;二是与最小的数词“一”结合,形成反衬、对比,用来强调比例悬殊,表其少,如“万里挑一”。在表多时,人们往往会选择“千”和“万”,而不是

“百”;在用于对比反衬表其少时,人们往往也会选择更大的数字,形成更大的比例反差。这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百”虽然可以表示多,但在人们的认知之中,“千”和“万”比“百”更能表示多。在用比例悬殊极言其少时,亦然。这就是“千”和“万”组合能力强的原因。同时,“千”处于中间位置,向前可与“百”搭配,向后可与“万”结合,故此,其组合能力在位数词中最强。

二、《雍熙乐府》嵌数四字格中数词的语义内涵

数词在嵌数四字格中的运用,其词义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之中,数词的语义内涵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数目义。数词的本义就是表数量,在嵌数四字格中,这类数词的意义还未发生虚化,例如:三从四德、四德三从、三光五岳、三途六道、六韬三略等等。

(1)他生的百媚千娇,三从四德,送意传情,美目盼兮,描不成画不就风流样势。(卷六《粉蝶儿·忆佳配》)

(2)你怎生当得这穷家计,你怎生捱得那淡黄齏,你怎生做得那四德三从贞烈妻,你和他怎伴得到三十岁。(卷五《点绛唇·复落娼》)

(3)子他那影山河是玉蟾丹桂,共三光五岳名齐,常子是玄霜玉杵和仙乐,他怎肯暮雨朝云入绣帏枉费了你心机。(卷三《端正好》)

(4)往常时佛法也曾参,这一回禅机都忘了,看了他柳眉星眼俊多娇,真个是好好,且

休题作祖成佛,一任教披毛戴角,者么他三途六道。(卷六《粉蝶儿·割耳寄》)

(5)气昂昂百司官具公服围列周遭,齐臻臻鞍上将不弱出嵎虎,密匝匝坐下马如同戏浪蛟,雄赳赳各施呈六韬三略。(卷二《端正好·庆郊祭回銮》)

例(1)(2)中的“三从四德”“四德三从”,“三从”指妇女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三从”与“四德”的合称,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用于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例(3)中的“三光五岳”,“三光”指日、月、星。《白虎通·封公侯》:“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五岳”是中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例(4)中的“三途六道”,“六道”是佛教世界观的用语。指凡俗众生因善恶业因而流转轮回的六种世界,又称“六趣”。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其中,地狱、畜生、饿鬼称“三恶道”,即“三途”。例(5)中的“六韬三略”,《六韬》《三略》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著作。其中六韬指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三略指上略、中略、下略。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嵌数四字格中的数词有具体数目意义。归纳所描述对象的共同特征,用数词作统称,如此一来,更能方便人们记住这些事物,例如“三从四德”,人们未必清楚具体是哪三从,哪四德,但用数词统称之后,就知道“三从四德”是旧时用以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2.泛指义。嵌数四字格中有一部分词语,其数词所表示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数字本身的数目义,而是在数目义的基础之上进行泛化,表示广泛的意思。邢福义先生对于这种可以用来表示广泛意思的数字,将其定义为“广数”,其典型代表就是数字“四”。例如:

(6)添欢出众偏人美,灭强欺村有异奇,是一代四海五陵辈,你看他卖弄些巧踢,施逞些贵体,纵有万两黄金有妙手丹青也下不得笔。(卷九《一枝花·圆社》)

(7)我如今云帆疾如梭,强如您金印大如斗,我再不挂名利远走,趁着这游四海五湖心,藏了这下三山钓鳌手。(卷十一《新水令·范蠡归湖》)

例(6)例(7)中的“四海五陵”“四海五湖”,“四海”本指按方位来说的东海、南海、西海和北海,但

数字“四”意义泛化后,有广泛的意思,“四海”相当于全国各地。这里的“四海五陵辈”是指那些脚步遍及全国、能力出众的人。

3.虚指义。数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其自身的记数本质,展现给我们的不止是准确、精确的“量”,而且具有了不确定的、夸张的、模糊的特点,我们称之为数词的虚化。凡用数目字表现夸张、众多和极少的意思叫虚数。^[5]数词的虚化符合人们表情达意的需要,将原先单纯表示数字概念的数词发展到能灵活表达抽象意义的数词,丰富了数词的语义内涵。^[6]具体如下:

第一,表“少”,时间短。例如:

(8)悄悄冥冥,潇潇洒洒,踏雁沙,步月华,行过这万水千山,都则在一时半霎。(卷十三《斗鹌鹑》)

(9)神将每将着把钢刀紧击,击着柄月斧频提,左一回右一回怎敢消停了一时半刻,一壁厢鼓声催,一壁厢锣韵击,抵多少耀武扬威。(卷一《醉花阴·元日》)

(10)才离了二日三朝,似隔着千山万水,花月身躯,玉容玉容般面皮,他生的百媚千娇恰二十,更那堪容貌美,不能勾燕侣莺俦,则有分离孤凤只。(卷六《粉蝶儿·风情》)

例(8)例(9)中的“一时半霎”“一时半刻”的数词“一”和“半”都被用来虚指,表示时间极短。例(10)“二日三朝”,这里并不是实指“两三天”,而是数词“二”“三”虚化,与后文“千山万水”对举,虚指时间之短。

第二,表“多”,时间久,数量多。例如:

(11)想着和他相偎厮傍,知他是千场万场,我怎比司空见惯当寻常,才离开了一时半刻,恰便似三暑十霜。(卷四《金殿喜重重·秋思》)

(12)都是你坐想行思,因此上梦里恩情似旧时,谁教你差三错四,我看你醒来心性欲何之。(卷十二《新水令·小桃红》)

(13)也是我一时间千差万错,送的我瘦形骸七颠八倒,到被他嘴搥地推翻这一交。(卷三《端正好》)

(14)有钱的衣轻裘,乘肥马,不枉了人生一世,赌不的伶俐精细,运不通不怕你千能百会。(卷七《粉蝶儿·叹世》)

(15)遥望着翠柏乌台是掌命司,我这里磕摸的跪在堦址,相公呵将俺儿三推六问许

多时,屈写下招伏字,久后是证明师。(卷三《端正好》)

(16)劝你儿疾便回,教你儿怎的回,一个见放着傍州之例,拿住可怎禁他六问三推。(卷三《端正好》)

(17)每日家播种耕锄,奉舅姑,事丈夫,倚赖着十亲九故,实指望一家儿上下和睦。(卷七《粉蝶儿·烟花梦》)

例(11)中的“三暑十霜”与前面“一时半刻”对举,极言时间之久。例(12)(13)中的“差三错四”“千差万错”都表示差错很多。例(14)中的“千能百会”,“千”和“百”虚指其多,表示什么都会。“百”“千”“万”这样的绝对大数,在用来表示“多”的时候,有夸张之意。例(15)(16)中的“三推六问”“六问三推”指反复审讯,表示频率高。例(17)中的“十亲九故”表示亲戚众多。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提到:“合两虚数以示‘多’之意,且后数减于前数,如常言‘十拿九稳’,语气乃正而不负,夸‘九’之多,非惜‘十’之欠一。”^[7]这里“十亲九故”中的数词所指,亦为表多而非惜少。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嵌数四字格中的数词没有具体数量义,皆为虚指。且表示虚指的数词,其虚指的大小与其实际数目本身的大小关系并不大,这说明数词虚指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总而言之,数词虚化的现象可以清楚地显示语言的运用、语言的创造性发展与生活实践的紧密联系。数词的内涵,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凝结着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并通过历史在当代生活中传递不同的文化象征语义。^[8]

第三,表强调,有“很、十分、非常”义。例如:

(18)向椒房,对纱窗,是他用心儿亲制得风流样,四停八当将蕙兰装。(卷四《赏花时·哭香囊》)

此例中的“四停八当”指十分妥帖地做某事,数词“四”和“八”在这里相当于副词,有“很、十分、非常”的意思,表示强调。

4. 指代义。有一部分嵌数四字格中的数词具有指代义,两个数词对举,指代不同内容。例如:

(19)再不要砦可可挑茶斡刺,再不向闹攘攘勾栏瓦市,既是你明朗朗闻一知二,识破这絮聒聒朝三暮四。(卷十二《新水令·小桃红》)

(20)衡一味风清月朗,小生无意去求官,有心来听讲,量着俺穷秀才人情纸半张,又没

甚七青八黄,尽着你说短论长,一任教据斤播两。(卷七《粉蝶儿》)

例(19)中的“闻一知二”的数词“一”“二”,分别指代同一类别的不同事物,意思是听到一点就能理解很多,形容善于类推。例(20)中的“七青八黄”中数词“七”“八”本被用来描述黄金成色,《格古要论》谓金品:“七青,八黄,九紫,十赤”,后来被用来指代钱财。类似的嵌数四字格还有“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等,因此可以看出,嵌数四字格中数词有指代义。

三、嵌数四字格中“三”“四”的意义问题

嵌数四字格中数词语义内涵丰富,不光有实指的具体数目义,还有泛指义、虚指义、指代义等等,对其进行理解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 “三”的表多表少问题。在数词虚指义中,数字“三”既可以虚指其多,也可以表示其少。例如:

(21)才离开了一时半刻,恰便似三暑十霜。(卷四《金殿喜重重·秋思》)

(22)才离了二日三朝,似隔着千山万水。(卷六《粉蝶儿·风情》)

闺思是《雍熙乐府》中占比较大的一类内容,多表现思夫忆夫及离愁别绪。这类曲词,往往会运用对比、夸张的手法,突出主人公的不舍和思念。例(21)(22)就是典型,前后两个四字格对举,“一时半刻”对“三暑十霜”,“二日三朝”对“千山万水”。结合语境可以得知“二日三朝”与“一时半刻”相类,极言时间之短;“三暑十霜”与“千山万水”相类,前者表示时间久,后者表示距离远,都运用夸张来表示思念。“三暑十霜”“二日三朝”中,同样是数字“三”,却分别表示“多”“少”两个反向含义,由此可以看出,规约数字表多还是表少的因素,不止在数字本身,我们还要考虑到数字所描述的事物、人对事物的主观认识,以及四字格在具体语境中的表达倾向。

2. “四”的广数意义问题。由前面分析可以得知,“四”作为广数,在其运用中表泛指,有广泛意思。例如:

(23)我如今云帆疾如梭,强如您金印大如斗,我再不挂名利远走,趁着这游四海五湖心,藏了这下三山钓鳌手。(卷十一《新水令·范蠡归湖》)

(24)赖神明威德,托洪福天齐,八方四海
 尽服归。(卷二《端正好·金台八景》)

例(23)(24)中的“四海五湖”“八方四海”,“四海”泛指全国各地,是“四”的广数形式运用。与这种泛指相类似的用法还有“四方八面”,“四方”本指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四”为广数进行泛指,“四方”便可笼统表示各方,“四方八面”,表示到处,各个方面。

就“四海”和“四方”来说,虽然两者的泛指含义基本相同,但在运用时还是会有所区别,例如可以说“四海之内”,却不能说“四方之内”。这是由于广数形式在运用时会受其自身蕴含语义的制约。“古以中国四境有海环绕”(见《辞海》),正因如此,可以说“四海之内”,却不能说“四方之内”。^[9]

四、数词的虚化对嵌数四字格词义的影响

嵌数四字格中所嵌数词的虚化,影响着整个词义的发展与适用。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嵌数四字格整体词义泛化。例如:

(25)秀才是一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
 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卷十三《斗鹌鹑》)

(26)子细寻思,上心来痛如刀刺,谁不道
 我身似花枝,子为我粉巍巍,香馥馥,都立在这六街三市,过往人有似经丝,得来的拘扳相视。(卷六《粉蝶儿·妓女收心》)

例(25)中的“三教九流”,“三教”指儒、佛、道三教,“九流”指先秦至汉初的九大学术流派,儒家者流、阴阳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农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纵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后来其意义泛化,被用来泛指宗教或学术领域的各种流派,也指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例(26)中的“六街三市”,六街,唐代长安城中的六条大街;市,古代称早晨、中午、傍晚为三时之市。其中数词“六”和“三”虚化后,整体词义也逐渐泛化,往往被用来泛指大街小巷。

2. 嵌数四字格典故义适用灵活。四字格作为汉语词汇中一种特殊的词语,就其形成而言,有一部分源自历史典故,本有其特定的典故义。但是随着嵌数四字格中数词的虚化,其典故义的运用变得更加灵活。例如:

(27)俏冤家风流万种,他也学七擒七纵,
 把我作勤儿般推磨相调弄。(卷六《粉蝶儿·离思》)

(28)再不要砣可可挑茶斡刺,再不向闹
 攘攘勾栏瓦市,既是你明朗朗闻一知二,识破这絮聒朝三暮四。(卷十二《新水令·小桃红》)

(29)至准算与他,又要减你的价钱;准算
 过,便有几两赢余,要他找绝,他又东扭西捏,朝三暮四,没有得爽利与你。(《警世通言》)

(30)离愁似天样阔,诗句里总包含,气吁
 做愁云荏苒,写不尽碧云笺上锦字书呈,千方百计,暮四朝三,我不合把相思把相思一担儿担。(卷八《一枝花》)

例(27)中的“七擒七纵”出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在战场上七纵七擒孟获,本指善于运用策略,使对方心服。在此例中,将情爱场比作“战场”,用来形容男方的欲擒故纵,有轻薄戏弄之意。例(28)至例(30)中的“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出自《庄子·齐物论》狙公饲狙。原指玩弄手法欺骗人,例(28)中即用此义;后用来比喻常常变卦,反复无常,如例(29);再后来原意被用于引申形容男女在爱情、婚姻中的不忠贞,或者对爱情不严肃的行为,意同见异思迁,如例(30)。由此可以看出,嵌数四字格中数词的虚化,会削弱数词对原有典故义的限制,使嵌数四字格典故义的运用更加灵活。

五、结 语

四字格是汉语词汇中的一类特殊语言词汇,风格典雅端庄,偏书面语体。嵌数四字格与四字格相较而言,由于加入了数词,语体偏口语化,变得更为雅俗共赏、雅俗共用。这类词在宋元时期大批量产生,其数词嵌套模式逐渐成熟,分为奇数位嵌数四字格和偶数位嵌数四字格两种格式,读起来朗朗上口且艺术表现力极强,在曲词中承担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数词的虚化发展,其词义逐渐由实在数目义指向更多抽象义,丰富了嵌数四字格的语义内涵,同时也使嵌数四字格的整体词义变得泛化灵活。对《雍熙乐府》中这类词展开研究,能够让我们了解宋元时期语言的共时特征及汉语的历时特点,同时,这对于《雍熙乐府》的词汇研究也是一种丰富,有极大的语料研究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初探[J]. 中国语文, 1963(3).
- [2] 马国凡. 四字格论[J]. 内蒙古师大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3-4).
- [3] 袁也. 奇数位嵌数四字格的历时演变研究[J].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20(2).
- [4] 汪中. 述学[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2-3.
- [5] 周秉钧. 古汉语纲要[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348-350.
- [6] 郭小梅. 浅论蕴含数词的四字格成语[J]. 学园(教育科研), 2013(7).
- [7] 钱钟书. 管锥编: 第三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984.
- [8] 李华. 数词虚化及其修辞性[J]. 深圳教育学院学报, 2020(1).
- [9] 邢福义. “广数”略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2).

An Analysis of the Four-character Inlaid Numbers in *Yong Xi Yue Fu*

Chao Meng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Yong Xi Yue Fu* is a representative of a collection of verses with great colloquial value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ith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four-character insets in between. With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digit distribution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of the inlaid four-character lattices indicate certain rules. In the structural form,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embedding positions of numeral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odd-inlaid four-character lattices and even-inlaid four-character lattices. The numerals in the embedded number four-character structure not only express the meaning of the number, but also express the general meaning, virtual meaning and referential meaning. The meaning of numerals becomes more and more blurred through the fission of the meaning of numerals, such as “three” can be said to be more or less and “four” has a broad mea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emantics of the embedded four-character structure is condensed and carries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ic connotation of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the four-character inlaid numbers; numerals; blurring; semantics

(责任编辑: 张晓军)